

“孤独的旅程”

朱江洪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朱江洪，青年作家、诗人。199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拒绝温柔》、散文集《孤独的眼睛》等。现拟出版小说集《冬天的太阳好冷》。

该哭的时候就哭吧，
但只能用一只眼睛流泪，
另一只眼睛坚毅地注视着前方。

——朱江洪

文学青年的形象与品格

——序朱江洪《孤独的眼睛》

刘海涛

“刘老师，我准备出一本书，请您写一篇序言。”

话，硬梆梆的，前后没有过渡词，中间没有委婉语——在校园碰面时，他就这样开门见山直接了当地说清了他略让我感到惊讶的意思。二年多来，我虽然没有直接上过他的课，但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仍略知一二。他是一个典型的“大块头”，一米七几的个子，厚厚实实的胸和肩，一脸的黑色像涂了一层釉，初看，他极像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武夫”，但真真是应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熟语。刚进大学时，他就送了一本收录了他的诗歌的作品集给我。这是一个很有文学基础，在中学时代就已过了发表关的文学青年。人的外表与人的内心有时真有不可思议的戏剧性反差。他不像另一部分活跃异常的文学青年，频频进出老师的家门，闪闪地亮相于笔会、研讨会、讲演会上。他悄悄地，默默地用着力，忽拉拉一下子就捧出了这本装订

得整整齐齐的作品集清样要你写序。没有给人一点思想准备，连弯都没有拐一下。我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为人和为文。

他是中文系 95 级专科班的班长。在这个以本科为主的院校，他所带的这个专科班因评上了模范先进班而闻名全校。我完全能想像出这二年半以来他所有的生活情形和学习情形。一个星期要参加一次班长例会；二个星期要主持一次班委会；早上的广播声一响，他必须去推同宿舍的同学的被子，去敲隔壁同学的门，全班的出操率得保持 100%；在第二节课与第三节课的间隙，他要布置参加学生处，团委举办的种种活动；他带头跳进阴沟里清下水道，全班的卫生区大扫除评比可不能掉在 95 分以下；团支部要去野外烧烤，他是扛柴、扛菜、扛啤酒的主要劳力；同学中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晚上 11 点了还是要去找辅导员；忙完这些他才摊开那本教科书，准备下周的考试，学生干部的成绩可不能落在 10 名以外。这个学生班长当得容易吗？当个学生班长确实能锻炼自己，但是锻炼自己的代价是牺牲自己。为了全班 62 位同学的利益，为了全系的工作和荣誉，他奉献了自己的体力、精力和心血。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学生干部，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大学时代的影子，因而我不是一般地理解他的这种生活和工作。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他是在像老牛

一样负重前行的情形下开始他的文学活动的。本来，他也可以像另一些同学那样，离开喧嚣的集体，躲在图书馆的某个安静的角落去写诗、写散文。但说实在的，那些不愿为集体做一点小小的事的人，他的作品哪怕写得再好，我也不佩服。在这个充满了进取、向上气息的时代，在这被现代高科技支持着的现代社会，人们更要讲究奉献、讲究协调。卡耐基不是说过，人的成功，15%靠了他的专业知识，而85%要靠他的人际关系和处世艺术吗？你为集体做出了如此大的奉献和牺牲，人们会记着你，社会会回报你。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学青年都能理解和接受这种生活境界。一个文学青年要具备相当的文学修养，这种文学修养不是靠一般地浏览几部文学名著就能获得，他要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和更多的时间。然而，当他进入了为集体、为大家服务的角色时，这种刻苦的文学习得时间肯定会被挤压、被减少，许多文学青年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就在这里产生了。真正的文学青年的“海一般的胸襟”使他不会在集体的利益面前无动于衷。一旦当他“有动于衷”的时候，他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便开始牺牲，许许多多文学青年“中途转向”或“半途而废”实际上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世界上有没有解决这个生活难题和文学难题的良方呢？朱江洪这几年的文学之路显现了一些可供我们思考的启迪。

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待这种矛盾引发的焦虑和痛苦。真正的文学青年应该具有像冰心大师说的那样要有“大海般的胸怀和人格”，他的心中可以容纳大千世界的真善美及假丑恶，他不必为一些芝麻小事，不必为眼前那一丁点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计较，这种世俗的短见和心态会严重阻碍他形成发现生活诗美的眼睛和酝酿生活诗美的心胸。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青年，他具有开放的胸怀，敏感的心灵，远大的目光和高尚的人格。在为集体，为大家服务的过程中，他虽然牺牲了许多宝贵的文学习得时间，但这种生活锤炼了他开朗的文学胸襟和高尚的文学人格，就像物理学上的“物质不灭定理”，他的牺牲会从另一角度增加成就他的文学事业的因素。这样来看待“牺牲”，那种焦虑和痛苦就会烟消云散，“坏事变好事”的生活辩证法就会真切地在我们眼前出现。这样来看待“牺牲”，文学青年就可能会从社会的边缘来进入生活、热爱生活、体验生活；他的“小我”就会走向“大我”，融入“大我”，创造“大我”，他的生活境界就远不为那些非文学青年所能理解，所能接受。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阅读朱江洪这本《孤独的眼睛》，其中所选辑的 53 篇作品，都是作者对生活过滤后的独特见解，语言朴素、凝炼、富于思考性，尤其对书里第二辑“茫然的指纹”中的 20 多篇散文我更是有了许多感触。

这 20 多篇散文产生的背景,是朱江洪某年的暑假乘火车北上,经武昌到达北京,再从北京返回,经南昌到达广州——这几千公里,几十个日夜留下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它们是游记吗?不完全是,这里面已融进了作者 20 几年的生活感受,烙上作者在那个时期特定的情绪、情感。那么,它们是抒情散文,记事散文吗?也不完全是,这里面也分明留有清晰的时间线索和作者旅途的足迹。

朱江洪在那年暑假的旅游大约花费了几千人民币吧?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是不仅让他走了近万里,看了无数个地方,而且还留给了他这一部“中篇游记”,他让这些匆匆而逝的旅途生活通过文学文本变成了“永恒”。这一部“中篇游记”,他写得自由,写得直率,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一泻而下。《“柳客”随想》,他把坐火车的种种切肤的感受化作了让人们心领神会的认同;《车到武昌》,让另一段火车生活透出生活中难忘的遗憾;《国务院招待所》有出人意料的生活诗美;《长城、故宫及其他》又穿插了许多历史的、现实的各种感受和哲理……

千千万万的人都有旅游的经历,但谁想到像他那样能把这几十天的生活化为文学艺术,并把自己 20 几年的情感体验和理性认识全灌注进去而让它成为有特定意味的文学文本?我猜想,朱江洪在登上开往武昌

的列车之前,一定有过长时间的“预谋”,他决不白花作为旅费的每一分钱和旅途的时光。我想象:他汗流浃背地坐在火车下铺上,头顶着中铺的铺板,一边扇着本临时买来当扇用的杂志,一边眯细着眼睛,打量着那个“保定兄弟”和“沈阳的电脑商”,他的内心肯定在用许多内心语言来形容着,描述着窗外一掠而过的广袤的田野和成片成片的山林;他进入堂皇的故宫或攀上青秀的庐山时,那久远的历史知识和清新的色彩感受会像潮水一样漫上他的心田……

我想,这就是一个文学青年应有的感受生活、处理生活的基本方式。他热爱生活,进入生活,然而他又远距离地用内心的文学语言描摹生活,创造生活。他旅游,但他不是一般的旅游,他要把一般的旅游变成文学的旅游;他和新结识的朋友海阔天空般神侃,但他不是一般地侃,他能在这侃中发现哲理、吸纳知识、酝酿诗美;文学青年那“大海般的胸襟”就应该像他这样——做生活的有心人,做文学的有心人;他像有魔法一样能把身边平淡无奇的生活,或千篇一律的生活,都巧妙地化为文学,化为艺术;他从容地面对生活,不急不躁地用自己独特的内心语言去创造生活的诗美,并充满激情地叙述生活的诗美。

生活在即将大学毕业的朱江洪面前展现新的“情节”,无数新的生活之旅在等待着他去体味,去描摹,新

的文学文本正在他的心中孕育，我们等待着“她”的诞生。

（刘海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湛江师院教授，副院长。）

让“孤独的眼睛”更锐利

——朱江洪作品印象(代序)

张喜洋

—

当你不经意浇灌的幼苗,有一天突然绽开细嫩的花蕾时;当你日积月储与之相处的呀呀学语的孩子,有一天突然吐出虽不完整但却较为清晰的字句时,你的感受如何?当朱江洪有一天突然把他的散文集《孤独的眼睛》清样交给我时,作为他的老师,我当时的心情就是如此。蓦然涌上我的脑际的不是什么强烈的感受,而是如前所述的那两种颇有诗意的情境。

二

说也奇怪,第一学期给他的班上写作课,朱江洪这

个名字，开头我怎么也和他本人对不上号。在作业、平时习作以及点名册、成绩册上见到这个名字，往往和他的本人形成一定的反差。在我的印象中，他该是一个文弱细腻，感情比较深沉，似乎也能写几下子的学生，但上课提问或其他场合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肤色微黑，身材象一堵墙般的朴朴实实的小伙子。好几次，我甚至纳闷：这家伙是不是李代桃僵，瞒哄我？待将他的作品和他本人若合符契般地联接起来，那是一年后学院宣传园地展示其创作成果的时候——偌大的一个玻璃橱窗，全是他的作品。快速扫描之后，着实令我欣喜。因为，就我所知，这种情况，在中文系也就出现过那么两三次。

从此，无论是上课，还是批改作业时，我都不由自主地对他“刮目相看”一下。慢慢地，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逐渐加深。也许，这正是我能答应为他写此小文的原因所在。

三

在我看来，朱江洪的散文有明显的三个特征，容徐徐道来。

首先，立意高。散文集名为“孤独的眼睛”，也许正可以看作其立意在作品中的独特概括。这里，我说的

“意”，主要是指作者由对生活的认识所凝聚下来的思想。在这所有的作品中随时能让人体会到他过滤出的独到见解。例如，《创举、哲学及其他》中，对喝酒、钱财的看法，在《深沉的往事》中，对于饥饿的理解，《名利欲》中对于名利的评弹，《孤独的眼睛》中对于死亡的思考。再如，第二辑的《不仅仅是悲哀》、《那个叫中山公园的地方》、《厕所的哲学》等，都有发人沉思之处。可贵的是，朱江洪没有把自己打扮成哲人，他的“意”，全是从生活中来的，是社会赋予他的。

与此相关，是作者对父亲、母亲、祖母、小妹乃至家乡（粤西红土地）的一掬之爱。这种爱铭心刻骨，融会在此散文集的第一辑大部分篇章中，以至让读者也会由此及彼，产生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抒发爱是朱江洪散文的基础，也是其他情愫的生长点。这是既包括自己对亲人、乡人、祖国的爱，更包括亲人、乡人对自己的爱。正因为爱和被爱，才能激活他对于儿时艰辛、贫穷的回忆，激活他对于人情冷暖的体验，激活他对于祖国、民族命运的沉思。朱江洪的最大特点在于，没有把爱变成无病呻吟的咏风弄月，而是通过个人在生活中挣扎的经历，和对于浸透了苦味的少年生活场景的描述来实现的。这就使他的散文具备耐读性。

朱江洪的“意”立足于“爱”，“爱”又被巧妙地体现为对于生活（贫困、挣扎、痛苦、清贫、游历等极为认真

的咀嚼)具有相对距离的审视。因此,不管是艰苦生活煎熬的磨砺,还是心灵活动的清醒倾诉,不但非常真实,而且吸引人的阅读兴趣,情由中出,中又以真为核心。所以,包括其中有些略带调侃性的叙述,也能激起人的共鸣。

古人云:士欲文艺必先器识。由于教写作课,多年来有幸读过为数不少的青年学生的作品,但大多是对生活浅尝辄止(有的甚至是错误的)的理解,往往让人无法卒读。尽管有些也可称为写作高手,其作品也可使少男少女略为心动,但充其量也仅仅是“写手”、“作家”而已,从中看到的大致是材料的筛选、联缀及适当的点染,并无深意可言。能象朱江洪这样,以“意”为先,从生活中炼“意”的学生委实不多。这里,是出于老师的责任感,想借此提醒那些酷爱写作的大学生:“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无意之文,谓之杂凑。”

四

朱江洪散文的另外两个特点,主要表现在写作特色上。其一是朴素,其二是简炼。

关于朴素,不必多言。在所有作品中都可见出。它没有诘屈聱牙的词语,没有七颠八倒、故作高深的“警句”,一切都在自己所能把握的程度上叙出,平淡自

然。朴素宛如其人，其人又宛如魏巍笔下那个“秋天田野里的一株红高粱”，只是比那个战士更“黑铁塔”一些。有兴趣读其文者，自可从字里行间窥测其貌。

关于简炼，亦不必多言。由于朱江洪的写作是从诗歌起步的，所以，他的散文往往能用很少的语句勾画出一个场面，或抒写一段心情。例如，《情在秋季》、《挥不干衣衫泪》。又如，《“武客”印象》、《感染南昌》等。尤其是《黄昏泪》写小妹送“我”上学之事，《保定的兄弟》写火车上与临时伙伴交往之景，都能用极省俭的笔墨传达出“如临其境”的感受。

不妨摘录一段，聊以解颐：

——我们好像彼此都对对方的事情不感兴趣，于是便隔三差五地对着公式性的话语。

“热得厉害。”我说。

“是很热。”他应道。

于是两人都使劲地扇着风，他用扇子，我用杂志。他的扇子是自带的，而我的杂志是用高于定价的钱买来的旧刊物。

他说：“这鬼天气。”

我说：“哎，这鬼天气，害惨了。”

我开始脱衣服，扭了一大把的汗水，他见了，也把衣服脱了，没扭，干脆丢到铺位里，回转身时，看了我一眼，友好地笑了一下，又使劲地自顾扇着风。

“下次定不坐这车”，我说。

“坐这种车是桩苦罪，怎么没人修理一下呢？”

朴素、简炼是写作套话，但要真正做到，却实在艰难。刘勰说：“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托尔斯泰曾说：对于高明的作家，“并不在于他知道写什么，而在于知道不需要写什么。”莘莘学子，包括本人在内，都尤须谨记。

五

朱江洪散文还有诸如青年人的热情、志气，成年人的幽默、自信等优点，都可提出供作者发扬。这些均是文章的内在之气，读者亦可由此窥度此人之个性。

我期待着朱江洪以此为起点，攀登新的高峰。

朱江洪已具有如此文学基础，具有精神准备，亦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如何前进？望深思之！

1997年12月8日

目 录

- 序一 文学青年的形象与品格 刘海涛(1)
序二 让“孤独的眼睛”更锐利 张喜洋(8)

第一辑：挥不干衣衫泪

黄昏泪	(1)
异域秋雨	(4)
情在秋季	(7)
挥不干衣衫泪	(9)
泪歌	(12)
遥望童年	(15)
深沉的往事	(19)
那片蕉林	(26)
清明雨	(30)
无爱的岁月	(33)
在神话之外	(35)
穿过午夜	(38)
远方的歌	(40)